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1014

当代田野文文体规范及写作研究

谭必友¹, 杨丽², 权博³

(1. 湖南师范大学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81; 2. 黄冈师范学院 传媒与影视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0; 3.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 田野文是燧园学术共识体在田野学、田野规划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文体, 其既是适应信息时代学术创新要求之所需, 也是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之所需。田野文融学术研究 with 经世致用为一体, 兼具学术性与应用性, 其吸收了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等科学文体与散文、纪实文学、影视文学等艺术文体的优点, 既具有严谨的学术性与可信性, 又有一定的艺术性与可读性; 既有学术成果的格式化特征, 又具有易于传播的灵活性特征。信息化时代, 田野文已成为传统文化田野调查中广泛使用的基础性工具。

关键词: 田野文; 文体规范; 写作实践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6)01-0113-08

Study on the Stylistic Norms and Writing of Contemporary Field Literature

TAN Biyou¹, YANG Li², QUAN Bo³

(1. Research Center for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2. School of Media and Movie,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438000,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Field literature is an emerging genre developed by the Yiyuan Academic Consensus Community during field investigations in disciplines such as field studies and field planning. 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for academic innov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align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inions on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to Inherit and Develop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su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tegrating academic research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 field literature combines academic rigor with applicability. It incorporates the strengths of scientific genres such as academic papers and investigative reports, as well as artistic genres like prose, documentary literature, and film literature. As a result, it exhibits rigorous academic credibility alongside artistic quality and readability. It features both the standardized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the flexibility required for easy dissemin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ield literature has become a fundamental tool widely used in field investigation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field literature; stylistic norms; writing practice

收稿日期: 2025-06-3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湘西边墙沿线中华民族共同体古代石刻史料整理研究”(22ZDB055)

作者简介: 谭必友, 男, 湖南凤凰人,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客座教授, 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客座教授, 研究方向为田野学、田野规划。

一、田野文是顺应时代需要提出的文体新概念

(一) 燧园学人 20 多年的田野调查与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田野文写作经验

田野文这个概念,不是某个学者心血来潮、偶然想出来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并命名,是我们科研团队数十年学术探索的结果。

1. 早期的本科教学实践

这个概念的萌芽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笔者在位于湖南西部民族地区的吉首大学开设了“社会学概论”与“社会学调查方法”两门新课,组织学生开展腊尔山与湘西四大名镇调查。腊尔山位于湘渝黔三省市交界处,山区内有吉首市、凤凰县、花垣县、松桃苗族自治县等四个市县,是苗族聚居区,总人口近 70 万人。湘西四大名镇,是指泸溪县浦市镇、永顺县芙蓉镇、龙山县里耶镇、花垣县茶洞镇等四个位于沅水流域的古商贸码头。2001 年,我们把学生调查报告选编成名为《湘西四大名镇调查》的册子,15 万字左右。之后,学校与学校相关领导、教授常常将这本文集作为教学成果赠送给来访嘉宾。小册子的出版,使笔者强烈感受到了这些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成果对推动地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其也初步印证了笔者对大学生田野写作价值的期待。

2. 21 世纪初期的继续试验和学生调查报告的连续编辑出版

2006 年,笔者来到位于武汉的中南民族大学,任教于民族学系。民族学系有开展田野调查实习的传统,在田野调查实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已经建立了相当多的成熟的田野基地。笔者在前辈基础上,主要想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学生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写作的这些文章,其学术规范方面显然达不到学术论文与调查报告的要求,可读性也显然达不到文学作品的要求,那么,这些成果能否对实习活动产生有效的回报呢?这样的试验坚持了数年。因为这些写作属于试验性质,当时,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并不太理解我们的教学目的。因此,大多数学生虽然积极参与田野基地的调查研究,但他们的主要兴趣放在了完成学术论文上面,对于田野文章的写作积极性不

高。不过,我们前后也结集了两三个小册子。作为倡导者,笔者也从这些试验中看到了希望。

3. 燧园建立后的田野文写作试验

2014 年,笔者在湖南师范大学创立燧园学术工作坊,聚集起一批师生,集中精力在泸溪县浦市镇开展基地式田野实验。2017 年后,笔者还同时在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中国满学研究院担任教授,并积极推荐中国学生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世界其他地区著名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段时间,湖南师范大学、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博士生与硕士生参与了笔者主持的科研项目。燧园也由最初的一个小型学术研究团队,发展成了一个松散的、具有国际力影响的学术共识体。为满足更多年轻学者参与研究的愿望,燧园在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分别建立了田野基地。此后,写作田野文成为燧园师生一项规范性的教学科研项目。10 余年来,燧园师生共写作、发表了 700 多篇类似于散文的田野调查文章,其中部分文章结集成《我在浦市读女神:燧园学人浦市田野考察行记》(煤炭工业出版社,2017 年)、《拉合尔的冬天不会冷:燧园学人南亚田野考察行记》(群言出版社,2021 年)两本书公开出版。另外,团队的龚志祥教授出版了写实的个人散文集《从村庄出发》(作家出版社,2020 年),其后来被命名为散文民族志^[1]。

(二) 我国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引发了对田野文写作的巨大需求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22 年,中共中央再次发文提出:“强化文化赋能,充分发挥文化在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品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作用。”^[3]明确了传统文化在建构文化自信、推动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不是自己直接产生的,其需要通过转化利用,才能作用于社会、作用于人、作用于经济。田野规划就是在这个大的文化工程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新理论,其目的是对传统文化开展田野调查、发掘、整理,并在此

基础上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利用。田野文写作属于田野规划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意义在于以田野文写作与传播为基本手段,把传统文化潜隐的价值阐释出来,并向社会广泛传播,使传统文化得到新的认识与利用。这个工作在当前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当下诸如文化旅游开发、地方文化赋能特色农产品等工作,都迫切需要田野文写作。

(三) 现代智能传播技术为田野文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

田野调查的通俗性写作与报道有着长期的历史,但为何当代才被提出来并加以规范与推广呢?这就涉及信息传播能力的问题。只有当代,快速的信息传播才有了技术保障,才有了工具保障,才有了相应的平台和载体。当代智能化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田野文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编辑,并出现在读者面前;现代的智能传播技术,也为田野文提供了多种传播平台,使其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阅读和传播。

总之,正是有了国家需求背景,有了新技术支持,有了长期的教育实践积累,田野文才应时而生。

二、田野文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一) 田野文概念的正式命名

2021年,笔者在出版《田野中国学论纲:基于浦市田野的学术反思》一书时,对田野调查过程中写作的大量田野记行进行了初步总结,把这些文章命名为田野研究的过程成果。过程成果的概念是从成果的属性来考量的,因为在当代学术视野中,一个学者的田野调查研究的终极目标,总是指向学术论文与专著,论文与专著成为田野调查的所谓“成果”。成果之外的其他目标,比如对田野调查点的社会服务则可能被一些学者与资助机构视为可有可无的工作,但田野调查的事实与此相反,田野点的居民迫切希望学者的田野调查能对他们的生活起到一点实效。因此,为田野点做一些文化整理与分享工作,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为了鼓励燧园的年轻学者积极参与田野点的文化分享工作,笔者把这种以文化分享为目标的田野写作视为科研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即“过程成果”^[4]。“过程成果”的概念并没有对文本的文体有任何界定,而且“过程成果”可能

涉及很多种形式,其不仅仅是文本的表现形式。为此,课题组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多次讨论。2023年夏天,大家通过一个线上会议讨论^[5],认为有必要从文体的角度对其进行命名,并最终采用了田野文这一概念。

(二) 田野文的内涵

笔者试着给田野文一个定义,因为没有严谨的定义,不可能展开深入的学术讨论,更不可能形成有价值的学术共识。笔者认为,就其内涵而言,田野文是学者基于学术研究或田野规划的目标,在传统文化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创作的一种表现形式灵活、可读性强、以整体性的作品系列真实反映研究对象或规划对象的部分文化信息,并借助媒体实现广泛分享、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文本。这个定义也反映了笔者对田野文的基本认识。

(三) 田野文应具备的特征

根据上面的定义,可总结出田野文的如下特征:

1. 写作目的上的学术性

田野文是本着学术研究的目标或田野规划目标而写作的。这种学术目标是广义的。我们研究一种文化,有文献与田野两种途径。田野方法需要开展田野调查,需要及时整理田野调查材料、整理田野思路,而文献研究,如果能增加田野经验,其对于获取研究结果也将更有帮助。田野规划更需要及时地整理田野材料,并及时将整理的资料利用现代传播媒介系统地分享。同时,学术性的要求也表明了田野文写作的科学性与客观性。田野文从成果属性来说,属于过程性成果,写作的目标是为最终的学术论文或专著服务的,所描述的内容最终要转化为科学的研究成果。因此,田野文写作与基于“宣传”为目的的写作是有本质区别的。有学者发现,基于宣传目标进行的区域文化写作,有可能不具备客观与科学的属性^[6],而为了学术目标的写作则必须科学与客观,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其他人(包括作者本人)再次证实或证伪。

2. 传统文化信息描述的真实性与系统性

田野文无论是人物访谈,还是对观察过程的描述、对文化载体的描述等,都要反映所描述对象的传统文化信息。不涉及传统文化信息的写作,可能变成单纯的散文写作。无论是田野学研究,

还是田野规划研究,面对的对象都是传统文化,或者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社会现象、经济现象、政治现象等。因此,田野文在描述传统文化时,必须讲究信息的准确性。同时,这种描述是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的描述,是在各种现象并未完全展开的情景下的描述,每次描述都是局部的、暂时的观察结果,都有待进一步观察。因此,我们的写作应该随着观察的深入而不断展开,这就决定了田野文写作必然会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出现。每篇文章呈现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内容,多篇文章整合在一起对田野点或规划区形成整体文化形象的描述。这就是田野文与学术论文(专著)的区别之一。学术论文(专著)要求在同一个文章体系中呈现研究对象的整体形象^[7],而田野文则是通过系列文章在不同时空中将对象的整体形象逐步呈现出来。

3. 表现形式的灵活性

田野文是对研究过程中未定型的材料与思考加以写作与记录的结果,因此,这种记录的文体的体裁、形式都比较灵活,可以是散文、报告文学、纪行,也可以是诗歌、影视作品等。但是,田野文又绝对不是散文、报告文学、纪行,其只是形式上与这些文体很相近。田野文虽属于研究过程中的材料整理,但也不是完全为了满足写作者个人的需求而作。这种表现形式上的灵活性,主要是相对于论文写作来说的,因为论文写作,已成为这个时代学者写作与表达的主要形式,严格的写作规范已经成为学者阶层的职业共识,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田野文的写作则可以相对灵活,它可以借用论文写作的某些特点,也可以采用文学创作的某些特点,这就给写作者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我们完全可以在坚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采用自由的表达形式,其写作可以借用很多种不同的文体形式。

4. 阅读体验上的可读性

表现形式的灵活性,目的是提高可读性。有研究者指出,文本可读性影响读者对学术论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和知识吸收,是一个关乎学术论文知识传播效率和研究成果认可度的重要因素^[8]。田野文写作目的之一是扩大分享范围,可读性更应该成为对其的一个基本要求。田野文写作借用散文、报告文学、游记、诗歌等体裁形式,就是

为了增强可读性。田野文就算写成论文体,也应该按照可读性原则来进行写作,比如尽量淡化繁琐的考证论证过程、尽量保证阅读的顺畅性等等。

5. 分享的即时性与广泛性

田野文写作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广泛的传播,其必须充分利用现代传媒体系,加以即时性分享。首先,看看为何使用“分享”,而不使用通俗媒体语言中的“宣传”一词。前面讨论过,把写作定位为“宣传”,就有可能将人为的内容插入文章中,造成作者对传统文化信息的有意增删,导致人为的文化信息失真。出于政府、企业或个人的目的,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传统文化的学术推介来说,这样做是很不妥当的。因此,我们使用“分享”一词,是为了保证文章中描述的传统文化信息能够被不同时空中的读者完整地接受。其次,田野文的写作与分享是即时的。写作者完成了写作的同时,就会将这些文章上传到网络媒体中,实现即时传播。最后是广泛性。田野文的作用之一是对传统文化进行赋能,因此,其传播越广泛越有利于实现其目标。

(四) 田野规划先驱的田野文写作实践及其经验启示

田野文是在田野学与田野规划学研究实践中归纳总结出来的文体概念,是一个新兴的文体类型,但这并不说明这样的文体之前没有写作实践。事实上,田野文的写作历史非常久远,尽管不同时代的作者之间并没有有意识的、明确的继承关系,但他们的写作又的确构成了事实上的继承关系。清代中期的严如煜(1759—1826)、魏源(1794—1857),都开展过深入系统的田野规划,并为田野规划写作了数量可观的田野诗歌。民国时期的杨成志(1902—1991)、费孝通(1910—2005)等人类学开拓者,也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写作了系列田野文。先驱们的田野文写作实践,为今天总结田野文的写作规范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清代严如煜的田野诗歌

中国科学的田野学研究肇始于清代中期的严如煜。公元1795—1799年间,他开展的湘西苗疆田野学与田野规划研究,都是原创性的理论与实践。此前,笔者将他的研究命名为田野中国学,将他定位为田野中国学的先驱^{[9]2}。

严如煜(1759—1826),湖南溆浦人。清乾隆

六十年湘黔边土著农民起义时,为湖南巡抚姜晟幕僚。严如煜曾在浦市开展了近4年的田野调查,独立撰写了《苗防备览》,参与撰写了《防浦纪略》。严氏之学是湘军领袖们的精神先导,对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源曾经如此评价其田野规划:“所规画常在数十年外。”^[10]严如煜的田野规划水平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他的研究得到了当时知识精英的高度认同。

严如煜在开展秦巴山田野调查与田野规划过程中,其田野诗歌写作亦逐渐成熟。所谓秦巴山,指的是秦岭与大巴山之间的广大山区。这里也是陕西、四川、湖北三省交界地区,汉江从中横贯而过;秦岭在江北,大巴山在江南。严如煜在陕西兴安府、汉中府一带工作了20多年,也对当地开展了20多年的田野调查研究与田野规划。为了扩大分享范围,他的田野文写作采用诗歌作为载体。在开展秦巴山田野调查期间,他写了几十首诗歌记录田野调查资料,信息量巨大。从其《汉南集》中的部分诗歌名称,如《从军行》《悯农词》《谕农词》《祈晴词》《喜雨词》《夏耘词》《华阳吟》《黑河吟》《棚民叹》《木厂咏》《铁厂咏》《纸厂咏》等,即可看出,其记录的都是田野调查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如他的《木厂咏》:

木厂咏

岐丰治西伯,道通化斯行。作屏咏周雅,伐木声丁丁……名材挺杉栗,松柏冬青青。采之利民用,贩运遍雍秦。巨者作梁栋,细亦供爨薪。商人厚资本,坐筹操奇赢。当家司会计,领岸度工程。书办纪簿册,包头伙弟兄。开林百十里,作料两三春。森森连抱材,纵斧牵以绳。剥落旁枝叶,截檠尚百钧。天车挽坡岭,天桥渡涧坑。背板力任重,强健骡为名……一厂群工备,大者屡千人。以渐开而进,约束似行营。西通栈坝奥,东去接商邨。工徒半流徙,亿万倚以生^[11]。

《木厂咏》记录了作者亲身观察到的事实,其对木厂的生产、技术、分工与组织、工人的生活状况等等,都做了详细而准确的描写。这种诗歌不以文采见长,也不在乎想象力与抒情性,重点在于记录的所见所闻,可以说,其十分符合我们今天所命名的田野文概念,是标准的田野文。只是这篇田野文,严如煜采用了诗歌的形式来写。类似于这样的田野文,严如煜在田野调查期间写

作了很多篇,这些作品后来成了诗歌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以严如煜为核心的山南诗派,大力倡导田野诗歌写作^{[9]176-178},该流派的诗歌盛行40余年而不衰。

2. 民国时期费孝通的田野文写作

费孝通奠定了现代田野文写作的基本范式。1935年8月,费孝通与前妻王同惠女士开展大瑶山调查,实际在田野点的调查时间只有60天,前往大瑶山的路上另有40多天,前后总共100多天。他们的《桂行通讯》共写了20多篇通讯,4万余字,平均每5天写出一篇,内容涉及很多方面。这些通讯后来在1936年4—6月期间通过《晨报》与《天津益世报》陆续刊登出来。这种通讯,正像我们后来的田野调查笔记与调查日记。然而,这些文章的价值绝非普通意义上的笔记与日记可以比拟,其包含诸多重要的、没有任何虚构的文化信息,具备因没有文化偏见而拥有的特殊学术价值。

费孝通等人的田野调查通讯写作也成为我们规范田野文写作的基础,如《王桑三日》:

我们自己煮了带来的香肠腊肉,他们温了酒,团坐一桌,主客倾杯,真是一见如故。依他们的风俗,要表示好感,就得两人在对方的手中,互相干杯。要做民族学研究工作的人,不会喝酒是不成的,史禄国先生已屡次劝过我学习。在一生人面前,不能畅怀豪饮,无形中就会主客之中造下一道心理上的隔膜和怀疑。这时我才感觉到喝酒的重要了……他们喝的是自制的白酒,没有海甸的莲花白凶^{[12]331-332}。

《桂行通讯》的发表,在同行中产生了良好反响,对作者也是一次很大的鼓励。因此,1936年7月,费孝通在江苏开展开弦弓村调查的时候,又照葫芦画瓢,再次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表了一组《江村通讯》文章,其文章形式与《桂行通讯》大体一致。

站在今天的田野学角度来看,这两组田野调查通讯差不多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早的田野文创作。另外,这些通讯的学术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比如费孝通关于瑶族人体格测量的资料因故全部丢失了,但他有关体格测量引发的学术思考,却还能在他写的通讯中找到蛛丝马迹^{[12]328, 357}。费孝通的这两组通讯文章也奠定了现代田野文写作的基础。

三、田野文的构成要素

田野文是在散文、通讯、诗歌、报告文学、日记体等文体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其保留了这些文体的一些特征,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一些典型的构成要素。

(一) 准确的时间节点、地点描述

田野文要对田野调查过程中的时间节点进行准确描述。所谓时间节点,就是调查者在田野点或田野规划区内开展田野调查时,自己的经历或观察到的事件的时间顺序,或关键时间节点。对时间节点加以描述,才能准确反映所描述事件的发展程度。另外,田野文的科学性要经得起异时异地的验证,这也要求写作者在文章中留下准确的时间记录。

需要与准确的时间节点描述一致的是观察者所处的空间位置,或者说事件的发生场域。田野调查中,调查者也好,观察到的事件也好,总是处在流动之中——在点与点之间、在场域与场域之间流动。对这些地点或场域进行明确、清晰的描述,是准确理解事件进展的关键。

(二) 准确的事件描述

田野调查,常常通过对一些重大的或引人注目的事件的深入描述,来发掘传统文化的真相。在田野调查中,有学者将事件描述称为个案研究。在田野文写作中,对于这类事件应该进行准确完整的描述。这种写作方法,使得一些田野文写作看起来很像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小说等文学体裁的写作,但这种“像”只是表面的,因为文学创作允许虚构,而田野文是对真相的描述,不允许虚构。

(三) 准确的文化现象描述

无论是田野学还是田野规划学,其研究对象都是传统文化以及与传统有关的社会经济现象。历史、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研究,当然要直接面对传统文化,这无需赘述,但在田野文写作中,并不是每篇作品都要直接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田野文写作也常常对普通人的普通事件、普通人的日常行为进行描述。从这类“日常”描述中如何看出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就是田野文写作中必须把握的一个关键,也是田野文与其他学科写作的区别所在。比如,把其与心理学写作

进行比较就可看出:田野文可从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中精准把握其中包含的传统因素,如前面摘录的费孝通《王桑三日》中那段有关瑶民喝酒的描述,就把瑶民的传统习俗,如“团坐一桌,主客倾杯”“要表示友好,就得两人在对方的手中,互相干杯”等等文化习俗描述清楚了;而心理学的写作则可能专注于行为者心理过程的描述,比如,去描述主客之间在喝酒时不同的心理活动,其是应付性的?还是发自内心的?等等。

(四) 系列文章呈现的整体效果

前面讨论田野文的特性时,笔者提到了系统性的特征问题。田野文的即时报道决定了其只能记录暂时的观察结果,单篇文章不足以支撑田野文达到田野调查的目标,特别是在田野规划中,单篇田野文章更是无法达到田野文的目标。只有通过一系列文章,将规划的内容逐步呈现在读者面前,才能将传统文化内在的能量不断释放出来。按照经验,对于初步田野规划来说,至少要写作20篇左右的田野文,才能达到相应的文化呈现目标。这是一个不小的任务。田野文的这个特征也决定了田野规划最好通过组建课题组、采用集体攻关的模式进行。如此,田野文写作才能最有效地发挥作用。

(五) 传统文化事象的初步价值判断

田野学与田野规划学调查,都需要对所接触的传统文化、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并予以价值上的判断。当然,这样的价值判断包括学术研究价值与应用价值。应用判断是基于研究对象在实用性方面具有多大价值的判断,这种判断是比较具体的。田野文写作呈现的是过程与成果,因此有关这样的价值判断不可或缺,但其不追求系统,更无法精准,只能是作初步的价值判断。

(六) 作者的在场描述

作者的在场描述是田野文的写作规范。由于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十分强大,信息检索技术也十分便捷,理论上,我们可以找到任何地方的详细信息,这就为田野文写作造假提供了最为低廉的条件。如何保证田野调查过程的真实性?从笔者的写作经验来说,在田野文中加入作者在场的描述,是最好的保证。作者在场的描述方法比较多,比如与访谈对象合影是便捷的方法,也是一个友好的方法。在拍摄现场照片或视频时,让作者本人出境。

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文中描述进入田野点(或规划区)的路途、过程,有特殊记忆的场景等。当然,作者在场的描述不仅仅是为了印证“真实的”田野,而且在传播过程中,其也能增加分享的亲切性与有效性。

(七) 田野点或规划区内土著居民的认识视角

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一定要有土著居民的观点。这里所言的土著居民,是指长期生活在这里以本地为故乡的居民。在田野文写作中,必须给当地的土著居民表达自己的认识留下足够的空间。就是说,总要在文章的某个位置,让土著居民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让他们说几句话。比如,可以插入“当地人某某说”之类,或者插入调查者与访谈对象的对话,等等。没有土著居民声音的田野文写作,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科学的。让土著居民说话,目的是实现作者与土著居民之间的文化对话。

以上笔者列出了田野文的七要素,当然这只是初步规范。笔者相信,随着田野学与田野规划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随着田野规划实践的深入开展,有关田野文的写作规范也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四、田野文与散文、调查报告等文体的界限

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对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文体研究进展较快。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大批文学家与学者,比如,周作人就提出了有关美文的叙事与抒情概念^[13]。朱自清提出了白话散文、抒情散文等概念。他说:“这种散文的趋向,据我看,一是幽默,一是游记、自传、读书记。”^[14]郁达夫则在中国散文史上第一次系统总结了散文的四大特征^[15]。新中国成立之后,杨朔等人也对散文的概念进行了新的规范^[16]。

(一) 田野文与散文的界限

田野文是借用散文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费孝通早期写作的《桂行通讯》与《江村通讯》,虽然使用了“通讯”这个概念,但其事实上并非通讯,而是散文。他的整个文章都是对真实田野过程的描述,因为这些文章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散文,他才称这些文章为“通讯”。近年来,煜园学人在田野调查与田野规划过程中写作的大量田野文,主要是在散文写作规范的基础上有所取舍而逐步

形成写作共识的基础上写就的。这就是田野文与散文的联系。

田野文的写作形成共识后,就有了自己与散文分道扬镳的写作规范,其与散文的界限也比较分明了。

1. 写作主体不一样

散文创作主体是语言丰富、具有高超审美想象力的创作者。一般的散文作者,如果其创作的散文形成了一定体系,得到相当数量读者的认可,就会被称为作家。普通热爱写作的人通过勤奋练习、勤奋写作,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经验与水平,形成自己的写作特色,就有可能成为散文作家。只不过能够完成这个过程的人很少,因为普通人需要一定的写作天赋,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作家。

田野文的写作主体需经过专业训练并通过专业认证后,才有资格成为创作者。田野文是科学+艺术写作,其科学成分远远多于艺术成分。这个科学成分决定了创作者必须经过专业学术训练;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没有取得一定的专业认证,很难从事合格的田野文写作。其入门要求比较高,但经过专业训练之后,大部分人都能胜任田野文写作。也就是说,成为田野文的合格写作主体的关键在于专业训练而非天赋。

2. 作品的成果形式有区别

散文写作的成果是审美艺术品,属于文学作品,其具有抒情的效果。散文写作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种文体加以研究与规范,还是近百年的事情。尽管研究者众多,说法各异,但有一个核心意义指向就是散文的审美效果或功能。有学者将散文的这个特点概括为情感性和审美性^[17]。新时期以来,随着散文创作的繁荣,也有研究者提出:“散文家们更应该发挥散文的文体特点与审美效能,以自由的乃至诗意的审美眼光审视世界与人生,拒绝雕琢虚假与矫揉造作……赋予世界和生命以审美本性。”^[16]

田野文写作的成果是传统文化认知作品,属于科研成果。田野文以文化认知为第一目标,力求在不破坏文化认知的前提下增强审美效果,审美效果是其第二目标。作为认知产品,它的功能是应用性的,只不过与普通的应用文相比,它可以最大化地实现其审美效果,增强其可读性。

3. 创作主体与描述对象之间的责任关系不一样

散文,特别是文化散文创作主体对自己创作的审美对象负责,但对其描述的传统文​​化的未来命运不一定负责。以余秋雨与贾平凹两人的文化散文为例。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集中表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这些认知也曾经让无数读者为之倾倒,但实际上,他在散文中更想着力表达的是自己的感情,甚至为了把自己的情感成功地强加给读者,有意夸大一些历史事实。比如,余秋雨为了使自己描述的都江堰更能引发读者的关注,不惜写出“有了它(都江堰),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这样不符合中国历史真相的语句^[18]。贾平凹被称为地域文化散文创作者^[19],他的地域文化散文看起来接近田野文,但他文章描述的对象并不是当下的田野调查内容,而是他带有情感性的记忆。因此,其散文中呈现出来的人与事有不少是虚构的。与余秋雨一样,贾平凹也不必对他作品中的传统文化未来命运负责。

相反,田野文写作者要对自己描述的传统文​​化的未来命运负责,但他不一定会创作出审美的对象。田野文是田野调查过程中记录下来的、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真实材料、现象等。文章中对所调查的传统文​​化的认知,不仅仅来自自己的认识,更涵盖了当地人的认知,而且突出了当地人的认知。田野文写作是建立在与当地人的对话基础之上的。当地土著居民是传统文化的持有者与传承者,离开了当地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创新就失去了基础。因此,田野文写作者本着对所描述的传统文​​化负责的态度,一方面要重视当地人在文章中的出场;另一方面,还要思考这些传统文化的未​​来命运,对这些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创新路径、创造形式等做全面的思考。

总之,田野文与散文有着明显的界限,有着不同的写作规范,对其进行深入的比较,将对田野文的写作实践与科学研究产生积极意义。

(二) 田野文与社会调查报告的关系

田野文是对传统文化开展田野调查中写作的描述性文体,是田野调查研究的过程成果。因此,从广义上来说,田野文属于社会调查报告的一种类型。不过,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学术论文的前期成果,可以称为类学术成果,有着比田野文更为

规范的格式与要求。因此,从狭义上来说,田野文与社会调查报告属于两种不同的文体,具体来说,有三点区别:

第一,关注的主题不一样。田野文是专门针对传统文化的田野研究提出来的概念,目的是进行田野规划与学术整理,实现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与利用。社会调查报告针对的是所进行的社会调查活动写作的一种前学术论文,其主题有可能是有关传统文化的,但更多的是其他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政策问题、经济问题等等,涉及面非常广泛。

第二,格式不一样。调查报告有比较规范的格式与结构,其包括调查缘起、调查对象、调查方法、调查过程、发现的问题、解决的措施等要素。其格式要求比较严格,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田野文则要灵活得多,其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格式与结构,甚至可以借助小说、诗歌等文学形式。

第三,数据要求不一样。调查报告要求有系统的数据,并且要在对这些数据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形成相应的结论。调查报告的结论要经得起检验,要可以被证伪。田野文对数据的要求没有这么严格,它可能针对一个数据或者有限的数​​据做出自己的有限结论,其主要目的是把传统文化所隐藏的价值呈现出来,以进行更广泛的社会传播。

随着当代社会对传统文化利用需求的迅猛增长,随着田野调查的日益流行,田野文写作已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田野研究(田野中国学)、田野规划研究中的基础性文体,在田野调查与田野规划中发挥着基础性工具作用。笔者相信,学界关于田野文文体特征、写作要求等方面的探索,也会随着田野文写作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参考文献:

- [1] 谭必友. 散文民族志的学理性及创作实践: 基于《从村庄出发》的阅读经验[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6(3): 50-54.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 [2025-06-25]. https://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下转第128页)